

莫蘭迪主題大展登陸上海 逾120件作品首次亮相中國

●展覽中極具現場感的亮點之一，莫過於莫蘭迪工作室原作的呈現。

記者章蘿蘭 攝



●莫蘭迪在整個藝術探索生涯中，始終關注花卉這一主題。

記者章蘿蘭 攝

讓觀眾親臨「莫蘭迪色」生成現場

●莫蘭迪畫作展現克制的色彩與貫穿一生的形式實驗。
記者章蘿蘭 攝

在現代主義不斷追求強烈色彩、激烈形式與先鋒宣言的時代，喬治·莫蘭迪（Giorgio Morandi，1890—1964）以極少的題材、克制的色彩與貫穿一生的形式實驗，建立起高度自治、極具辨識度的繪畫體系。本世紀以來全球最大規模莫蘭迪主題展覽——「喬治·莫蘭迪：獨白」正在上海浦東美術館熱展，逾120件作品係首次在中國展出，大眾熟知的「莫蘭迪色」靜物自不待言，除此以外還有數件稀有主題展品共同揭示了「瓶罐詩人」創作的多樣化全貌——藝術家為妹妹所作的肖像，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亮相；另一幅罕見的自畫像，亦是展廳重磅畫作之一。對此，策展人、意大利博洛尼亞莫蘭迪博物館館長洛倫佐·巴爾比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，希望在看到瓶罐與風景之前，觀眾得以先透過肖像畫，感受到「莫蘭迪首先是一個人」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
●莫蘭迪為妹妹所作的肖像（圖左）
記者章蘿蘭 攝

喬治·莫蘭迪出生於意大利博洛尼亞，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。如今，莫蘭迪的名字早已超越現代藝術史的語境，「莫蘭迪色」所代表的低飽和、柔和且耐看的視覺風格，持續影響著全球審美。「莫蘭迪色」並非某種固定顏色，而是一種由色調、光線、空間關係與畫面氣息共同構成的色彩系統。浦東美術館攜手意大利博洛尼亞莫蘭迪博物館，推出國際大展「喬治·莫蘭迪：獨白」，意在帶領觀眾回到「莫蘭迪色」生成現場，直觀地感受作品中極其精妙的色彩構成，體驗由「莫蘭迪色」開始，又遠不止此的「莫蘭迪美學」。

作為本世紀以來全球最系統、最完整的一次呈現，「喬治·莫蘭迪：獨白」以30餘個細分敘事單元，梳理藝術家的創作語言如何在不同階段的探索中凝練、轉化並走向成熟。今次展覽匯集來自全球各地30多家機構與收藏家的逾200件展品，逾140件莫蘭迪真跡涵蓋油畫、蝕刻板畫、水彩、素描等多種媒介。自「莫蘭迪色」靜物作品，到極少面世的人物肖像，從其不同階段的繪畫實驗，至舉世公認的大師之作，展覽從各個維度展現藝術家的創作生涯，打破公眾此前對莫蘭迪「只畫瓶瓶罐罐」的固有印象。

克制的自畫像

展覽中，藝術家私人生活的部分切片隨作品浮出水面。莫蘭迪終生未婚，且鮮少離開故鄉博洛尼亞。儘管深居簡出，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與世隔絕。他擁有小而親密的朋友圈，且時常親手製作乾花送給朋友們，由此誕生標誌性的「花卉」系列。創作於1949年的油畫作品《花》尤為核心，在這張畫的繪製過程中，他找到了未來對這一主題創作的定位與演變方向。

數件稀有主題作品更向觀眾揭示了莫蘭迪藝術創作的多樣化全貌，包括一幅自畫像和一幅其親

妹妹的肖像。前者由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珍藏，繪於藝術家生涯中早期的1924年。自畫像通常是畫家最直接的自我剖白，而莫蘭迪終其一生僅畫過七幅自畫像，在美術史上頗為罕見，他幾乎是在用沉默拒絕這種剖白。

這是一幅半身像，畫中的莫蘭迪正面示人，坐在畫架前，手裏握著畫筆，目光投向觀者，卻並未形成真正的交流。光線從左側打來，那雙沉入陰影的眼睛，似乎在迴避任何心理層面的探視。如果仔細欣賞這幅畫的色調推進——會發現這種對色調層次近乎苛刻的推敲，與藝術家後來處理瓶罐時反覆調試明暗、間隔的方式如出一轍，只是這一次，被推敲的對象，換成了莫蘭迪自己。畫面裏沒有戲劇化的表情，沒有刻意的姿態，也沒有一件多餘的道具，只有他一貫的克制：不渲染情緒，不討好觀者，一切都收在平靜的表面之下。

●莫蘭迪自畫像
記者章蘿蘭 攝

1924年畫風漸轉 美學體系逐漸成形

若結合莫蘭迪的人生軌跡，1924年是一個微妙的時間點。1915年，25歲的他曾被徵召入伍，編入駐紮帕爾馬的近衛擲彈兵團，一個半月後就因重病住進軍醫院，隨後被遣送回家，免除兵役。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、被迫離開博洛尼亞的經歷。回到家鄉後，莫蘭迪的創作才真正開始被外界所見。1918年，羅馬《時代報》刊出第一篇關於他的專題評論。同年年底，他結識了《造型價值》雜誌創辦人馬里奧·布羅利奧，並於1919年

底與其簽下作品代理合約。同年，經友人拉伊蒙迪引薦，他又結識了喬治·德·基里科與卡洛·卡拉，由此短暫踏入「形而上繪畫」的圈子，並在1921和1922年隨這個團體在德國等地辦展。他與布羅利奧的合約，幾經續簽，恰好在1924年，也就是這幅自畫像完成的這一年正式到期。

1924年不僅是莫蘭迪畫風轉向靜物的節點，也是他與短暫捲入過的「形而上繪畫」先鋒運動和團體合作關係正式畫上句號的時間點。他逐漸從那段實驗期抽身，開始把注意力收攏到最樸素的靜物上，日後被稱為「莫蘭迪風格」的美學體系開始真正成形。這幅自畫像，是他走回芳達扎街那間安靜畫室之前留下的印記。莫蘭迪將這個即將全心投入靜物創作的自己，鄭重地定格下來。此後四十年，他以近乎虔誠的專注，反覆凝視瓶子、罐子這些最樸素的物件，將它們錘煉成日後獨屬的藝術語言。

其妹妹的肖像完成於1921年，在此前從未公開展出，本次展覽是這幅作品的史上首次亮相。莫蘭迪的父親安德烈亞去世後，母親瑪麗亞帶著他和三個妹妹一起搬進了芳達扎街36號的這套公寓。此後的大半生，兄妹幾人再也沒有分開過。這盞溫柔的作品帶著未經修飾的秘密感，在過去一百年裏幾乎完全游離於外界視線之外。1921年也正是莫蘭迪跟隨《造型價值》團體公開辦展的年份，他一面以先鋒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展覽現場，一面在家中為身邊的妹妹畫下這幅此後再未示人的肖像。同一年裏，兩種生活悄然並行發生。

莫蘭迪的留白：東西精神的交匯

在策展人、意大利博洛尼亞莫蘭迪博物館館長洛倫佐·巴爾比看來，莫蘭迪的作品不只是西方現代繪畫的語言，更是一種與東方文化十分接近的精神實踐，它與中國傳統繪畫擁有某種相近的觀看方式。從宋元山水到文人畫傳統，中國畫家往往不會把對象描繪得纖毫畢現，而是主動留白，讓觀者自行補充和想像，莫蘭迪同樣如此。在許多靜物作品中，瓶子的邊緣並不清晰，背景與對象之間經常處於一種曖昧狀態，桌面與空間的界限被弱化，畫面中的一切似乎都處於將要顯現又尚未完全顯現的狀態。

莫蘭迪曾說：「我畫一幅畫，然後從中看到新的發展可能。於是我再畫一幅，然後再畫一幅。」自青年時期起，莫蘭迪逐漸形成了以變式為基礎的創作方法，他幾乎總是使用相同的器物——瓶子、盒子和小型容器，並以近乎嚴苛的方式加以布置，同時不斷對其位置、間距、光線分布以及色彩與陰影之間的關係進行調整，即使是輕微的位移，也能產生新的視覺張力，並深刻改變畫面的整體平衡。這種耐心而嚴謹的實踐，體現了他對觀看行為與時間經驗的深刻反思：每一幅畫像既獨具個性，又共同參與了對形式、光線與事物本質鏗而不捨的探索。

洛倫佐·巴爾比認為，莫蘭迪一次次描繪同一隻瓶子、同一組靜物、同一處風景，並不是簡單的重複，而更像是一種持續的修行，其與中國武術中的訓練方式，亦存在某種相通之處——重複同一個動作、不斷尋找最準確的姿態，以此接近一個永遠無法最終抵達的目標。

著名作詞人鄭國江水墨個展「幸運是我」大館展出

●展覽展出多幅鄭國江水墨作品。
主辦方供圖

鄭國江水墨個人展「幸運是我」

日期：即日起至8月29日

地點：TOUCH Galle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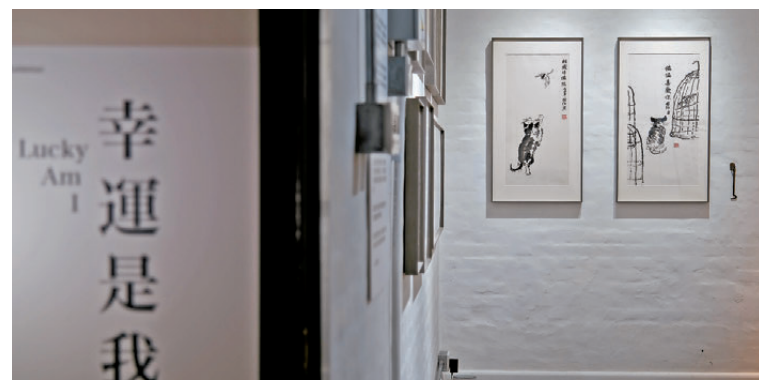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著名填詞人鄭國江最新水墨個人展「幸運是我」正於中環大館 TOUCH Gallery 展出。本次展覽為鄭國江自2016年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辦「藝園漫步」後，相隔十年舉行的首個公開個人畫展，由著名策展人伍常策劃，呈現藝術家歷年來的精選書法與水墨創作。

作為香港粵語流行曲黃金時代的奠基者之一，鄭國江填詞作品超過二千首，《濤濤》中的「生活靜靜似是湖水」、《信》中的「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」、《分鐘需要你》的「鹹魚白菜也好好味」、《隨想曲》的「渴望是心中富有」等經典作品，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滋養了幾代華人的精神生活。

而鄭國江的水墨創作亦自成一格，秉持「筆墨即心跡」的中國傳統文人精

神。是次展出作品題材廣泛，除了以水墨書寫個人填詞作品，也涵蓋花鳥、人物、動物以至山水，處處洋溢著當代文人的巧思與雅趣，盡顯其觸類旁通的多才多藝。

鄭國江表示：「以往的展覽我都是以大尺幅作品為主，這次以水墨小品為主，加以我的一些歌詞作為點綴，我非常期待。這次展覽名為『幸運是我』，因為我自覺是十分幸運的人，一生都有許多貴人扶持著我，也沒有想過我的填詞作品會得到那麼多的觀眾喜愛。正如



●鄭國江個展正在大館展出。

主辦方供圖

我在歌詞中所寫的：『只想你也替我開心，感覺樣樣都得意。』」

伍常則說：「鄭老師的歌詞早已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。今次『幸運是我』展覽特別以水墨藝術為媒介，凝聚大家對經典粵語歌的情意結。希望公眾在欣賞流麗的水墨線條之餘，也可重溫那些深植人心的旋律，細味這份獨一無二的港樂情懷。」